

边城见闻

从中国一侧的磨憨出境，乘上列车，穿过隧道，不到10分钟，就到达老挝境内的中老铁路首站磨丁。

一个“磨丁”，一个“磨憨”，从名字就可推测出，这两个地方有很深的渊源。是怎样的自然环境、独特历史，造就了这一名称相连的中国泛亚铁路进入东南亚的重要出口？

原来，发源于西双版纳勐腊县的南腊河，在中老缅三国交界处汇入澜沧江（出境后称“湄公河”）。蜿蜒的河谷提供了交通便利。更重要的是，南腊河傣语意为“茶水之河”，“磨”则意为“盐井”：“磨憨”是“富裕的盐井”，“磨丁”是“稳固的盐井”——两个边境小镇的名字，藏着古代茶与盐的记忆！

这里正是茶马古道重要节点。明清时期，中国的马帮驮着普洱茶和铁器从昆明启程，经普洱、过西双版纳，由磨憨进入东南亚。老挝的商队则带着岩盐和农特产品从磨丁进入中国。如今，边民互市上此起彼伏的售货吆喝、中老铁路上的多语播报，依然延续着古道驿站的人文交流脉动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对外开放故事。

留住盐与茶的记忆

经磨丁口岸进入老挝，驱车穿过郁葱葱的丛林、群山之间，有一个名叫“喃通”的村庄。在老挝语中，“喃通”二字意为盐。喃通村，即为盐村。这里仍保留着古法制盐的传统。

喃通村的清晨总裹着一层乳白的雾。太阳出来雾气渐散，村子中心的盐场里，一种咸香的水汽依旧蒸腾着。从盐井中抽上来的水注入方形锅炉，开始猛火烧。水面起初只是懒散地吐着气泡，渐渐翻滚成乳白的浪。系着围裙的年轻女人用长柄木勺不停搅动，蒸汽模糊了她的面庞。一旁的盐仓里堆满白色的细盐，等待送往工厂进行再加工。

历史上，喃通村生产的盐不仅供应当地，还通过马帮和商队，沿着崎岖山路进入中国。

由此向西北约200公里，老挝丰沙里省，雾气散去得要更晚一些。

“丰沙里”老挝语意为“雾”，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这里盛产茶树。4月正值春茶采摘时节。雨季前萌发的第一茬新芽，当地人称为“早春茶”，同中国的“明前茶”一样珍贵。丰沙里与勐腊的茶山一脉相承，雨季时植被与云雾景观高度相似，形成“茶区气候走廊”。傣语“勐腊”意思就是“盛产茶叶的地方”。丰沙里的茶园里至今还能找到与勐腊大叶种同源的古茶树。这些茶树或许是当年商队遗落的茶籽所生，或是边民迁徙时带来的礼物。茶，成了另一种跨越国界的语言。

盐与茶的贸易，是中老边境千年交往的缩影。“你问我从哪里学的制盐方法？”喃通村的盐场里，正在搅动木勺的女人擦了一下头上的汗，“我们的祖辈说，盐巴的味道连着茶香，早就分不清是谁教给谁的了。”如同南腊河的鱼儿不会追向溪流的源头，盐的咸涩与茶的清香，在你来我往的交易中，交织成边民共同的记忆。

延续“老庚”们的情谊

天刚蒙蒙亮，勐腊县的曼烈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，组长岩书已经披上外套出了门。寨子里的公鸡刚打鸣，赶摆场的喧嚣却已隐约可闻。今天，这里要上演一场“国际老庚”大赶摆（集市）。傣语“老庚”的意思是年龄相仿的发小、朋友或亲戚。每半个月，中老边民会相聚曼烈村大赶摆，走亲戚、见朋友，品尝美食、买卖货物，热情温馨、其乐融融。

曼烈村距离中老边境勐满口岸约5公里，对面就是老挝南塔省的勐新县。赶摆这天一大早，老挝商贩们已经在忙着摆摊开张了。热闹的赶摆场上，傣味包烧、老挝咖啡等中老风味特色美食令人垂涎欲滴，老挝竹编、手工香皂等商品琳琅满目。岩书穿梭在不同摊位，不时和摊主打招呼，一直忙活到晌午才坐下来和“老庚”们一起吃饭。酒碗相碰，他们的话题从甘蔗价格聊到今年的雨季长短。

“中国的路越修越宽广！”老挝“老庚”嚼着

从“磨丁”到“磨憨”，探寻中老铁路的历史渊源

走访现代口岸，感受古道驿站

本报记者 刘玲玲 侯露露 屈佩



酸酸鱼感叹。岩书趁机发出邀请：“下次赶摆，你们把老婆娃娃都带来，热闹！”

中国和老挝边民互市历史久远。1993年中老两国政府正式开通磨憨—磨丁国家级通商口岸，边民互市政策进一步放宽。和马帮贸易一样，边民互市是中老跨境民族间重要的经济交往形式。在这里，人们做生意也交朋友，用货物交换着观念与情谊，用市集延续着千年的邻里温情。

傍晚，赶摆即将散场，岩书帮着大家收摊。老挝“老庚”临行前攥住他的手：“多谢照顾！下个月，你们全家一定要来我家里吃饭！”岩书笑着应下，转身又去检查电线是否收妥，夜里还得组织人清扫场地。回到家，他还不忘找出本子记下：下次赶摆前要再补3个摊位标识，老挝朋友没带走的货物要暂时寄存在自己亲家……

岩书的家是一幢充满傣族风情的干栏式建筑。一层的图书柜上，摆着一个写有“中老边民友好结对家庭示范户”的牌子。岩书解释说，去年6月勐腊县和勐新县开展了结对家庭的活动，借此“让两地朋友来往更频繁一些”。无论在当地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可以寻求结对家庭的帮助，家里有喜事摆酒的时候也会相互邀请，宛若跨国“乡亲”。

亲戚就要多走动。岩书笑着说起上个月去老挝朋友家里吃酒：“一大早我带着礼物骑着摩托车就过去了。和他们一起喝喝酒、吃吃饭，一起跳团结舞，一整天都很高兴。”在他看来，生意做着做着就处成了“老庚”：“刚开始是买卖人，后来是酒友，现在嘛，就是相亲相爱的邻居。”边境线上的情谊，就是这样你来我往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织就。

萌动更长远的期望

从昆明开至万象的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D87次如今一票难求。从彩云之南驶向万象之都，列车呼啸着穿山林、跨江河，中老之间多了一条新的经贸通道，多了一条梦想之路、情感纽带。

今年19岁的老挝姑娘阿依的梦想就与中老铁路有关。姐姐一年多前成为中老铁路工作人员，“我也想毕业后去中老铁路工作。”阿依决定来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读书。这个学校20多年来已累计招收老挝籍学生近3000人。在这里留学的老挝学生，先用两年时间学习中文，之后有的会报考中国国内的大学继续深造，有的则从事翻译工作。



阿依的同学里，许多都是坐着中老铁路来上学的。在她看来，中老铁路就像是一条“现代茶马古道”，一样穿越崇山峻岭，一样承载着贸易与友谊。不同的是，昔日的马蹄声变成了列车的轰鸣，马背上的茶叶换成了集装箱里的商品，行走3个月的路程如今只需几个小时。

“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”这个已经学了快两年中文、喜欢唱中国歌曲的女孩儿笑着说，“就像很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来这里玩，我听不懂当地人在说什么，但他们的笑容和眼神传递着友好和善意，让我一直对中国有着亲近的感觉。”

19岁的将赛也有着相似的童年记忆：“小时候父母在老挝经营小杂货铺，每次来中国进货，我们三兄妹都抢着要跟来。”他笑着说。他如今在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读高一，虽然刚来几个月，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“我也建议妹妹来中国读书。学好中文，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。”他准备高中毕业后，申请到中国的大学学习医科，“中国的医疗技术很先进，我想学成后回老挝开诊所。”

将赛来自丰沙里省，老家几乎每个村寨都种茶，家家户户都爱喝茶。他的爷爷喜欢用一个大搪瓷缸子泡茶喝。家里的茶树年纪比爷爷都大，今年依旧发出了新芽。爷爷总说，以前茶叶只能靠马帮一点点运出去。现在，一条铁路、一根网线，就能把丰沙里的茶送到万里之外。

从马帮铃响到高铁疾驰，从古道驿站到现代口岸，变的是往来的方式，不变的是山水相连的温情，还有密切往来的鲜活日常。岩书早早打电话和老挝“老庚”约定聚会的日子，阿依在学校和老师同学们共同跳起舞蹈庆祝泼水节，将赛给家人带去新采的春茶共享醇香……希望与友谊，正在更广更远地铺展开来。



图④：旅客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到达磨憨铁路口岸。
黄远飞 摄

图⑤：本报记者采访“中老边民友好结对家庭示范户”。王子摄

图⑥：老挝喃通村制盐作坊。
本报记者 屈佩 摄



链接·云南西双版纳

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部，曾被称为“勐巴拉娜西”，意为“神奇而理想的乐土”。西双版纳与老挝、缅甸接壤，国境线长达966.29千米，拥有7个国家级口岸。2021年开通的中老铁路在西双版纳共设5个站点。

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充分发挥“边境之窗”作用，积极做好同老挝教育交流合作。始建于1986年的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，确立了“立足勐腊，聚焦老挝，辐射中南半岛”的教育对外开放目标。2001年9月至2024年8月，该校共招收24期57个班2935名老挝籍学生，其中2023—2024学年共招收555名老挝籍学生，已成为国内外籍学生就读人数最多的中职学校之一。学校参与编写了老挝人学汉语的教材《基础口语》。



图片来源：云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审图号为云S(2023)46号

记者札记

路通则业兴

屈佩

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南与老挝接壤，沿着中老边境一路前行，即便山峦起伏、道路蜿蜒，却也人畅其行、物畅其流。

这里从来不缺“路上的故事”。过去是“老庚”翻山越岭来相聚，茶与咖啡的香气里，延续着古老商道互通有无的传统；如今是边民跨境赶集、青年跨国上学、商人异国创业，密切互动中传递出中老友好情谊。

“路通则业兴”是最朴素的道理。中老铁路连接昆明与万象，串联起两国共同的发展梦想，让老挝从“陆锁国”转变为“陆联国”。在两国间延展的道路，密切经济合作，促进文化交流。在互联互通中共享发展机遇，新时代的中国睦邻、安邻又富邻。

把路维护好，把沿线开发好，把历史的友谊转化为现实的动力，把空间的连接发展成情感的融合，这正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周边地区最实在的落脚点。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，在这里，是看得见的路，是走得通的桥，是心与心的连接。



图①：就读于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老挝学生参加勐腊县“中老边民大赶摆”活动。王子摄

图②：位于勐腊县的关累港口岸俯瞰。查巍摄

图③：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老挝学生正在上中文课。本报记者 屈佩摄